

他去地铁“丢”下9本书 炸热微信群

上周日下午，一群神秘人出现在珠江新城的地铁站内，他们手拿着书籍，寻找合适的位置放下后，就在远处默默地观察着人与书的各种相遇。这是一场试验，也可能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的开始。

这一切，缘于一名叫张旭明的年轻小伙。上周三晚，他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，短短两天时间，不仅收获了逾5万的阅读量，还聚拢了120多名年轻人，成立了一个名为“丢书帮”的城市先锋试验群。

行动 把九本书丢在地铁站和车厢

11月9日早上6点多，张旭明带着精心挑选的9本书来到市桥地铁站。前一晚，他已在每本书的内页上留言：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，请你把这本书留在地铁上，以便下一位读者可以继续阅读。

“一开始会犹豫，书要是没人看怎么办？”但他的疑虑很快被他最近正在阅读的一本书里的一个观点所打消：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，尊重自己内心的冲动。这本书名叫《鞋狗》。或许传播出去的书，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人呢。不过，张旭明说，他事前对结果并没有预设。人看到书后会做怎样的行为，这才是他想测试的。

当他来到地铁站时，还没到上班高峰，站内乘客较少。他先把4本书分别放在了站内手扶梯的上下扶手处以及站台的椅子上。随后搭上开往天河方向的3号线，把剩下的5本书一字排开放在了座位上。最后他坐到另一边椅子上，暗中观

察着人与书的相遇。

“可惜，大多数人是把它放到了不碍眼的地方，而很少有人会拿起来翻阅。”在张旭明的注视下，书被一次次地叠起，放在角落甚至是地上。而放在站台上的书，张旭明无法追踪其去向。和他一起搭了两个小时地铁的那5本书，有4本回到了他的手中，还有一本被一位女士翻开过，随后塞进了袋子里。张旭明还没来得及和这位读者打招呼，女士就匆匆下车了。

总之，翻开书的人很少，拿走书的女士是其中一个。

“广州人生活很苦逼，不会有过多时间去考虑看书，上班就是上班。”张旭明坦承，这样的测试结果让他有点失望，“如果一两个人是这样（不翻开书）那很正常，但很多人都这样就是社会氛围的问题。”张旭明称，人们是把书当作一般的物品，而不是知识载体。第一反应不是翻开它，而是“这是别人的东西，我不能碰”。张旭明认为，这也说明了城市人的戒备心很重。

反响 网络热议 成立“丢书帮”

张旭明记录下了整个试验的过程并且放到了自己的公众号上，不料却引来了巨大的反响。这个公号发布的是张旭明平时阅读的小分享。阅读量基本不超过一百，粉丝也不过几百。但这篇名为《一位年轻的培训师在广州地铁丢了9本书，结果……》在短短两天时间，阅读量就超过了5万。后台更是出现了500多条留言。

有人对这个测试的结果不以为然，认为没有事先说明，少人翻阅很正常；有人认为广州的地铁能挤上去就不错了，更别提捧起本书来看，“甚至有朋友调侃我说，不如下次丢个钱包试试”？

但有更多的读者表达了对他这次试验的兴趣，想加入“丢书”的行列，并提出了许多建议。如在书的封面贴标签，内页夹上书签，还可以附上二维码，让拿到书的人上传照片到公号上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甚至，还有来自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的阅读爱好分子响应，准备在各自的城市地铁里“丢书”。

这些反应，让张旭明看到了把“丢书”进行下去的希望。“不如就以这次事件为契机，成立一个丢书的社群”。11日，张旭明立马组建起“丢书帮”，在公众号上发出邀请后，这个丢书帮的聊天群一个周末就聚集了120多名成员。（据11月15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丹凤眼看世界

通过淘宝，从网上批量购进各种零食和小玩意，然后通过现金交易或微信转账的方式，在校园里拆包零卖给同学，从中赚取差价……这种原本在大学校园里盛行的淘宝零售，如今正在一些中学校园兴起，而且生意火爆。都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，大学生做淘宝是创业，那中学生能不能做呢？中学生校园“微商”，争议颇多。

微商低龄化之思

文 / 郭丹

创业，互联网，大数据，这些都是现在的时代热词。互联网不仅连接世界，也在改变世界，包括交往方式、生活方式、消费方式、产业结构，还包括思维方式、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。互联网最大的优势，是打破了社会流动的时间局限、地理限制、身份标签和操作障碍，实现了人力资源和智力创新的价值最大化。在这一基础上，国家鼓励大众创新、万众创业，鼓励的对象甚至包括了象牙塔里的大学生，让他们能够尽早的实现学创结合，从而尽快实现科技孵化和科技成果的转化。因此，创业二字早已成为了大学校园里的流行文化。然而，这种文化走进中学校园是否合适，是否具有更多的正面影响，鼓励大学生创业是不是意味着中学生也应该及早练兵，恐怕还不能简单地地下结论。

中学生和大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阶段特征，相对于大学时期，中学教育处于基础教育的提质阶段，中学生还处于自我认知的定型期。因此，这个阶段的孩子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把控能力都还是蒙昧的。如果说，大学生走到了书本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渡带，那么中学生还处在课堂教学的核心时期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从中学生的自然属性、成长规律来说，还是从学校教育的定位和主旨来说，中学生此时创业，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，急于试水无异于拔苗助长。其结果首先必然是影响他们的学习质量和状态，其次会导致错误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认知，产生“读书无用”，“赚钱才是成功的”的本末倒置，甚至在学生中形成“不学习也能赚钱”的集体短视。现实也在不断证明这种担忧，大部分在中学阶段从事微商的

在重复卖零食、卖化妆品等简单原始的经营方式，并没有过多长远的发展思路、纵深的发展战略，更不会有梯次推动的整体布局。再次，中学生做微商还存在更多的盲区，这种盲区是社会经验上的、有法律知识上的、还关乎售后处理上的，对于可能存在的营销或者欺诈陷阱，他们不能充分判断，对于可能出现的权益纠纷或质量问题他们没有足够应对准备，面临的风险远远超过可能获得的成长空间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们要完全叫停校园微商类似于抽刀断水，这是一种集体社会氛围的必然延伸，中学生甚至比自己的父母更快地接收到互联网时代的各种信号，他们的生活同样跟智能手机、数据流量纠缠不分，我们不可能要求中学生拥有均等的资源工具、身处流量的开放空间，却不模仿成人的数据生活。就管理方来说，中学生微商往往对应着他们工作的薄弱地带，填补这些管理漏洞往往存在较大的难度，比如中学生微商贩售的小零食，正是针对学校后勤保障供不应求应运而生，很难一堵了之。其实，在学校的立场，要把握中学生做微商行为的价值判断和利弊权衡，是有一定的难度的，之前舆论热议上海中学对于月入过万的做微商男学生的处理方式，就是对中学生这种创业行为的意义存在争议。毕竟微商背后有耽误学业的风险，也有创新性成长空间，有学生个性和自我意识的潜能投射，不由分说的全盘否定、全面禁止并不一定科学。

总体来说，中学生做微商的价值和意义，家长和教师对中学生做微商的态度和立场，基本上是一致的。中学阶段，赚钱本不是这个时期的主题，更不是最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方式，大可不必操之过急。反倒是家长和教师，有必要加强沟通合作，共同探索正确的引导方式。当然，这同时也表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我们对微商等平台的监管意识和监督力度远远不够，如果平台对于中学生这个未成年人群体有足够的社会关心和责任感，完全可以发挥平台过滤器和筛选器的功能，在平台入口就可以用身份识别等技术手段把中学生精准识别、婉拒门外。总之，中学生做微商，其价值的衡量和把控，不仅仅是个值得探讨的教育问题、管理问题，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，需要从法律文明、教育成长和产业创能各个角度仔细考虑、综合解决。

凤眼时评 >>

丢书试验，测的不是阅读而是诚信

文 / 黄齐超

在地铁里丢书，如果不是为了炒作，那么，剩余的目的无非是两个：其一，测试一下乘客对读书的兴趣；其二，唤醒公众的阅读热情。2015年4月，有关部门公布的第十二次全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，无论是传统纸媒阅读，还是新兴媒介阅读，都呈现了增长态势，这表明国民阅读开始走出低谷。

国民的阅读兴趣在提升，令人欣慰，即便不是如此，倡导者想通过“地铁丢书行动”提高公众的阅读兴趣，也未免太过自信和一厢情愿了吧？所以，对于丢书能唤醒公众阅读兴趣，我们不应盲目乐观。其实，关于地铁丢书的目的，笔者更倾向于检测乘客的阅读兴趣，看看乘客是否能利用乘车的通勤时间，像古人的“马上、枕上、

厕上”那样用功读书。

诚然，地铁丢书的倡议者检测乘客读书热情也绝无恶意，可是，它能测出真实后果吗？恐怕得不出想要的结果。在社会信任度持续下滑、骗局无处不在花样翻新的当下，谁敢擅自翻看一本不知源头的书？谁能确保不因一时的阅读招惹麻烦？谁敢断定这就是善意的倡导读书，而非一个骗局或一个碰瓷道具？所以，很多遇到丢书的乘客会这样选择：与其冒着一定的风险阅读，倒不如“明智”地躲开。

9本被丢在地铁里的书，大多数没有被人翻看，试验者得出较为悲观的结论——现代人的阅读兴趣不高。依我看，这样的结论不尽客观，因为它建立在一个狭隘的“阅读”定义上，难道只有阅读传统的书籍才算阅读吗？而手机、掌上电脑之类的新媒介阅读

就不算阅读？这样的逻辑显然说不通。阅读不在于媒介，而在于思考，获取信息的一切形式都可以得到鼓励。现实中，地铁里通过手机或PDA进行阅读的乘客并不在少数，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。

丢书试验，测的不是阅读而是诚信。地铁里不是测试阅读的最佳场所，但可以是测试信任的绝佳去处。很多乘客没有积极地阅读测试者丢下的书，这倒不可怕；乘客之间按照戒备之心，倒很可悲。复杂的社会背景下，猜疑是一种雾霾，互信则是能带来温暖的阳光。因此，若乘客都能抛却杂念，拿起倡议者丢下的书，这比阅读本身的内涵更值得庆贺。

智利车厘子
惊爆价
118元
2斤
扫一扫 码上购